林初文詩文全集

林初文全集序

余嘗讀林初文孝廉舉子業以爲經生高等耳已讀其荅情斷腸玉麟諸序秋征傷春諸賦古律絕諸詩觀燈青虬諸傳奇以爲是風人文士游閒公子之流

耳已讀其破倭練兵諸疏海防
任將諸議對關白寧夏諸策上
政府司馬諸書乃知其倜儻環
瑋有當世之具奇男子也所建
白諸疏多得　俞旨最後一疏
謹正鹽策以助大工請罷礦稅

欲於楊子眞州間屯宿重兵扼
吳楚之會以拱護留京即江海
有警可坐而制勝其籌畫良有
忠義而同事者言詩謾觸時宰
遂速之獄以致向後播酋亂蜀
奴酋亂遼徵兵四方驛騷靡寧

始思初文言與曲突徙薪同功也比有侍御于公永清疏其寃竟不獲報其子茂之兄弟恨結於心稍蒐葺遺文剞劂以傳余不勝嘆息焉古來才士狂生膺難毒酷無如禰正平正平遭亂

世不思以默容而譏訕敖慢視一時人無如禍生有胎寧盡非辜所為鸚鵡賦膾炙人口他作罕傳又未聞畫一計可裨實用初文賦並驅鸚鵡而諸體無所不具上擬漢魏六朝下擬三唐

迄趙宋諸名家亦擷英華傾瀝液而收之椽管絲毫非什伯人之才能如是乎其氣雖慷慨激昂其言則溫厚和平引繩墨中窾綮東漢黨錮諸人共相標榜品覈公卿亂之生也言語爲階

初文當不諱之朝發謀出慮敖其惆誠竟陷文罔使人心悴幸今董玄宰宗伯採其奏疏編入青史又有子以其著述垂諸不朽是正平身後所無初文可以不死矣復何憾焉方內多故余

竊謂當事者念埋玉樹土中廣
聽納攬英豪自是救時急務也
南京禮部尚書京山李維楨本
寧父撰

林初文先生文集序

嘗謂天生豪傑將爲世用且其生也亦不數然而古昔之豪傑若司馬太史若蔡中郎學富天人名振今古類皆天所篤厚輒遭讒受禍而不究其用卒托遺

書以傳于世豈天右其才而故
左于位豐其予而故嗇于報耶
是不然蓋此二先哲者其所繕
修備蓄縱橫磊落如山嶽之高
如淵泉之邃不可以尋常耳目
測故其條議規畫嫉時憤世詩

嫉忌於君相則排擠於朋類勢固宜然至於久而論定沒而聲彰又未必非天之厚其終始而不可謂不幸也余於初文先生有足異焉當公以春秋經領鄉薦其材華取一第如探囊屢試

屢奇值日本不共關白作亂大
司馬主和議公感憤上疏駁和
議之非陳破倭之策倡舉義兵
請以身先將
廟堂已可其奏下所司從長計
議而公復奏增行鹽停礦稅大

捩柄國者意遂密揭下
詔獄公無幾微懟怨慷慨待命
厥後倭奴敗盟礦徒騷害公言
疊疊中其遠識宏謨時論咸歸
而公究竟不白以逝豈非與太
史中郎與世而同受禍耶余與

公同舉於鄉最重公才名余叨
籍後不及時奉顏色及余以署
選事忤權相家居二十餘年公
之行履更不能知槩
恩起田間逐隊南曹始得見公
之子子丘茂之每談及輙以公

志未竟而遺草未傳爲恨今又二年捜集䟽錄余得捧而讀之其制義雜著不具其論論其大者破倭二䟽洞悉倭情切中機宜當時若用其策可繫關頸於闕下至於練兵選將之議合攻

橫擊之法復屯田淸寺賦劉瀞壇之地補軍伍之實贖名贖罪折糧折餉鑿鑿中竅蔡公盡深曉于尊王攘夷之旨于其議稅定賦變而通之者也其說不但破倭爲便卽今榆關戒嚴夷氛

肆虐倘倣一二而行之亦保要封疆之長策也其詩則爽朗雄壯諸體具備不效前人口吻文則直攄胸臆稟法先正能成一家言蓋氣追武司馬而嗣音中郎者余每撫卷而歎曰有才如

此使當事者深知而委任之所就勛業豈可涯量竟齎志以沒豈非數耶公沒二子尚幼乃今能讀父書自振門戶以傳公之集公其不遐者身而不朽者名耶因爲之序

天啓四年歲次甲子孟春吉旦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前光祿寺少卿吏部

文選考功二司員外郎　奉

詔起南京兵部車駕司員外郎

年弟蔡應麟頓首拜撰

舒豹文先生集序

余與閣詞人材茂之賓

美則時一籍視其兒孫

子孝廣先生頃自白門

來其樸遂與爾壽茂之

蓋所過余每歎當今游道不因以茂之豪金陵之游其實何乃到此太寧爲而茂之吾之需此太寧也金陵真勝蹟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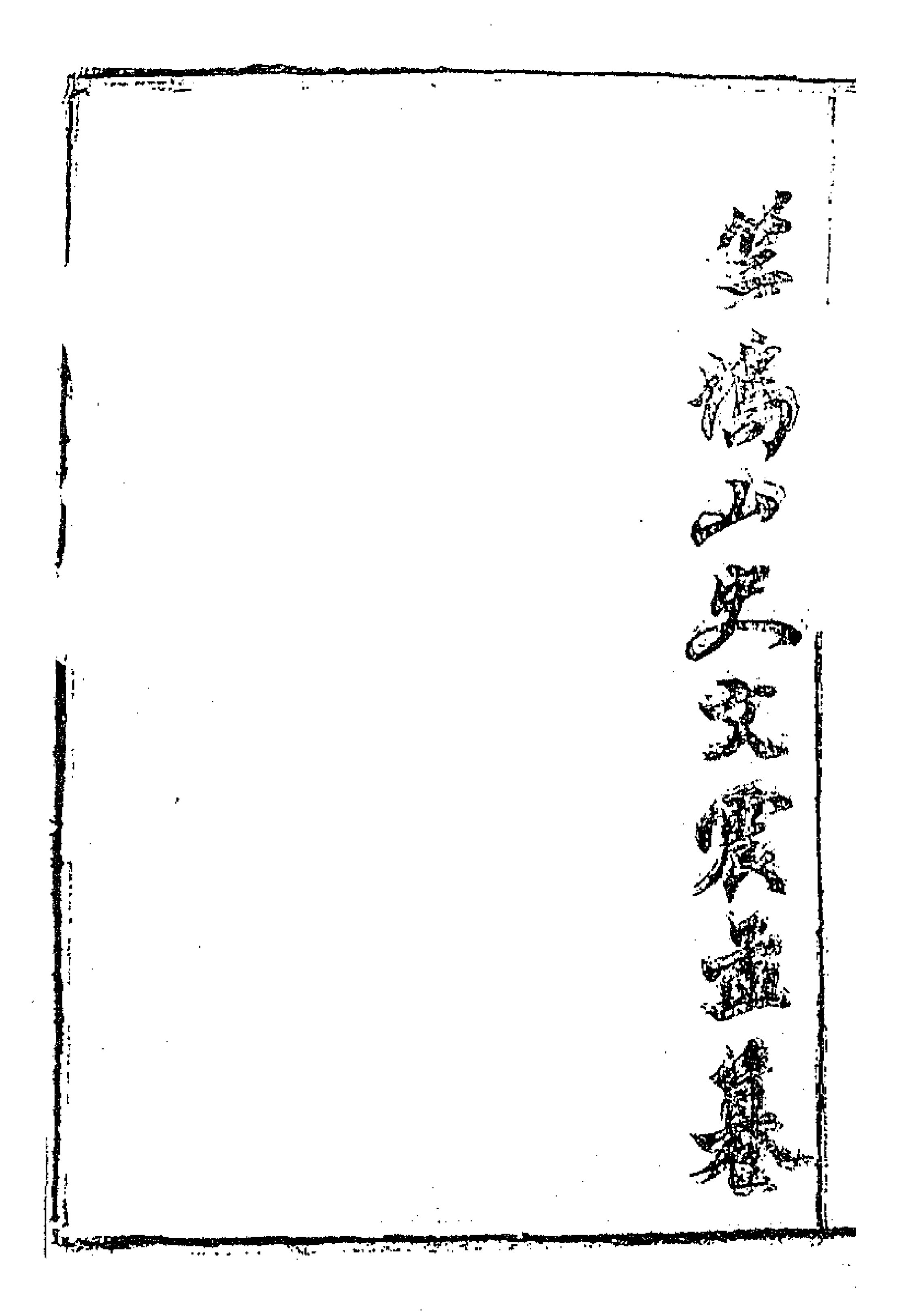
錢少脩曰我乃播閱嵩壽得以盡狀其因像錄先君子詩詞文而行也之董宗伯又許我以先人踪業採入史館詩文次第就

我且是宗師耳余復色
然猶林君孝廉安得上
古元禎傳閣師季英謹
設及林孝廉上書事因
述其生平初文先生洵奇

士也蓋獨謂何忌至死不悔識足以愧世之靡靡者今詩文具在流傳天下寧無賞其才而情其遇者乎歲之翩翩

夔度媚於詞賦以布衣
狎主騷壇又嘗酒有言
人風頌過吳旅居見故
詩人裘穉霞二稽慕
靄為解衣芬之經紀

其後一別交游盛為動色嗣嗣發談理要雖蒙獎譽誘人善引掖後進惶愧不及嗚呼初交先生甫弱冠



林初文先生疏草題辭

魏伐趙齊師救之敗魏於桂陵初從孫子之謀也旋而龎涓伐韓齊又救之乃釋韓直走魏都馬陵自書魏師殲焉夫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兩役兩歷說者曰因勢利導孫子知機非田忌諸人所能參一詞也我

神宗中季島夷寇句麗浹月之間下數十城不啻拉枯於朽也當時詰戎畧餉所在騷然

閩中初文林先生上書槩敵陳三便宜欲以百一之師直指日本使賊狠顧而不支正所謂批亢擣虛孫子之良法也向使當事者稍假之柄以一軍軍七島一軍軍壹岐傍以堂堂之陣入其五畿或遮其首或伺其尾或於馬島襲擊其後則關白頭可懸之

關下而玄蘇數萬酋且俱爲海中之泥矣乃

業奉

明旨下中樞旋議而旋已之彼當時諸人曾少忌憚哉愚讀公疏而惜之曰嗟乎國雖強不能百年無事孫子運籌誠百世之賜也而公策實與同符則豈可泯泯不著乎今宗伯董公取公疏而編之史海上偏師陰擊奴府又邑歷公之意則公之法固將與形格勢禁屢試而屢效者同一奏捷豈獨桂陵救趙馬陵虜魏者之能垂不朽哉愚不能盡讀公書

謹聚兩疏而識之庶幾在兵言兵期以借箸於他年耳

天啓六年季秋六日青州李際明書

林初文先生文集序

食君之祿忠君之事此陋談也譬如羊豕受人豢養充人咼俎可爲忠於事耶余謂男子戴天履地君之天地也衣食寢處其間皆君賜也於林總中更讀書明理可效涓涘之用便宜觸變攖冠以君之身爲君殉豈必曾飽大官廩耶故發憤遂事曾兩陳破虜蹠業報闕當事者卒以書生置之而朝鮮江夷諸策

未嘗不若左券適林茂之談其先孝廉初文
先生事不覺相對泣下先生亦未饇大官糜
也萬曆中發憤倭事亦曾兩陳破倭䟽亦報
聞以論鹽法請停礦稅拂四明掊客揭　詔
獄遂寃抑而死然選將練兵屯田清賦諸策
迄今猶襲先生成筭以爲秘計或曰子與先
生固畧同但先生不幸而死子幸而不死耳
余曰幸不幸豈在生死哉大抵臣子慷慨言

國事無不以死自誓者幸則其言不中而國
享其安不幸則其言中而國蒙其恥幸則其
誓不踐而身與國俱榮不幸則其誓踐而國
與身俱斮至於中其言踐其誓人以其不徒
死有傳於世亦不幸之幸矣是幸不幸真不
關生死也假令先生在余願與之同死噫闕
自事定後凡建一議畫一奇者莫不賜金進
秩而不及先生即　二聖恩詔凡以磺稅得

罪者莫不溫綸厚卹亦不及先生則身死之後猶以食祿論重輕甚可慨也幸有玆集在其子爲傳之先生不死矣余不知詩文爲述其事如此

天啓甲子秋梁溪後學鄒德基撰

林初文先生全集敘

初文先生與相國文忠葉公先觀察皆出邑侯印峯許公之門先生則以賢書知相國則以童試拔先觀察則以幼童收或賞鑒于文字精神之外或玄契于塵埃風物之表嗣是相國與先觀察前後登第先生以貫天人之學竟以孝廉終抑天耶人耶先生一腔忠義不特見於孝廉之日卽爲兒時已津津露其

忠義之類矣及爲孝廉不事家人產以立事功自期有投筆入玉門之思遊塞上爲威大將軍上客作濮陽英劍序揮毫立就語驚四筵莊重並駕滕王而俊逸過之將軍欣服下拜以千金紫貂爲先生壽臚觀閻公之過王子安抑又過之先生一揮而盡從家金陵爲鄉人鳴冤忤刑曹雖掛白簡而先生不介懷萬曆中關白不共兩上書請剿均得報聞而不

大用于當事遂拂衣南歸爲前事赴理乃于園中著十二文及蛾眉篇以況意雖窮愁拂鬱語言依然溫厚和平其立身經國禪心俠骨無不畢具非大識大力而能若是哉後其事白遂作黃鶴三湘五老之遊風雨不驚登高憑吊無不寓其忠君愛國感愴悲歌之意時值大工匱乏礦稅四出先生憂時慷慨疏止礦稅獻策助工又蒙報可時宰方逢迎中

官而同事者又觸之怒因陷先生于獄以亡有于侍御爲先生訟寃而竟不報向後諫礦稅者概蒙 恩詔而遺先生盍令忠義之士號泣長歎耳先生沒後六七載先人郎官京師人有談先生寃者予髫年竊聽之曾把先生賢徹茂之而不及讀先生之文又十載後於野老之家則抄錄遺本讀之其中雖多亥豕之訛而天然之錦璀璨于簡端客歲予過

金陵訪蒐之總有省墓歸蜀之行僅得一啓長公子丘令春于酈城聚會累月與之追論往事各欷歔不能已已始得讀先生全集其詞賦歌行律絕諸體序記諸文傳奇諸書其精則璣衡曆則川岳細則蟲鳥微則醫卜歷則鬼神無形洞微幾微至于練兵選將屯田清賦黷罪折餉諸議上政府等書俱切中時宜有關軍國之大可稗實用天啓中奴酋狂

逞盈廷聚議有陰合先生之旨以為[illegible]弁而後知先生也予嘗論先生之文品有莊騷之奇古而不涉于僻有典邃之浩瀚而善揚其波有王勃之奇穎而大其氣有駱丞之忠憤而偉其畧有謫仙之風流而縱其正是包括秦漢六朝晉魏三唐兩宋融液而渾成出之另具一機軸昔郭明龍先生有云作文要於世道人心朝綱民俗有關係方可言用世之

文今董宗伯以先生奏疏編入　國史其道
文貫徹又輯之以行世所謂不朽當在斯乎
夫自古皆有死獨先生抱忠赤而死千載而
下讀先生文者莫不痛恨嘆四明時宰懷猜
嫉以殺孝廉則先生視時宰榮辱何如奚必
論祿位之軒輊哉且茂之兄弟善事慈幃以
孝友聞文采翩翩皆有父風而茂之復有子
是嗇于前爾豐于後厄其遇而高其名觀之

先生傳中嘗覆舟有神燈暗護之事則先生
所可信者天不可信者人豈虛語哉予獨因
之有感于先人同及門之誼也先人勞于王
事而卒于官不能竟其所用獨文忠遇　主
眷而顯當時信乎全備之難為初文先生發
憤而論次及此
崇禎七年甲戌秋八月通家子林國炳謹頓
首書

林初文傳

徐𤊹撰

吾郡福清林孝廉先生名春元字寅伯後更名章字初文幼生韶秀賦性沉毅讀書過目成誦七歲能詩塾師以群羊之首者試題之曰三百羣中爾獨先時時高叫白雲天曾從北海經霜雪伴過蘇卿十九年又題韓文公像云獨立藍關雪回看泰嶺雲非干馬不進步步戀明君又試之對風掀鼻浪舟難進應

聲曰雪擁藍關馬不前師即斷曰此子他日
必忠爾著於節也由是稱奇童當　世宗末
年海寇犯閩先生年十三上書開府俞陳數
千百言開府奇之十七以毛詩補弟子員試
輒冠于諸生　神宗之元年癸酉以麟經舉
於鄉先生博學强記文賦歌辭援筆立就而
應舉制秇獨師心匠意不逐時喙嶺南楊令
所先生深加賞譽丙戌闈中已擬入彀以[illegible]

塌架卷爲燭所燬法不得錄王文者惜之已
自歎曰莫非命也遂從塞上戚大將軍遊作
灤陽宴別敘卽席揮毫酒未三巡而序與詩
就將軍拜服壽以千金先生隨手揮去生平
不事家人生產有封狼居胥之志挈家僑寓
金陵性好爲人排難解紛遐鄉有墓嗣事枉
斷于南法曹劉某先生不平率諸好義者奔
救忤司寇陸某意屬其門人徐黃門劾之卽

下法曹問臺御史陳其爲不平奏褫劉職事成兩持司寇陰護曹郎深啣先生先生弗悔乃之燕載書數十乘渡江舟覆先生得皮笥危坐漂流數里見空中雙燈若有神救之入京客困十年唯以著述自娛人索家報但緘素紙署平安二字而已意謂丈夫未立事功無寒暄可書也適闖自之亂先生感憤時議兩上書請勦皆得 俞旨部覆徒咨之海上

爲材官不屑徃聞訶之者去遂歸南赴理著
闈中十二文及蛾眉篇以自見同郡謝繹樽
少司寇雅知其才而惜其窮乃爲白之先生
因放浪山水遊匡廬上五老峯值暴風疾雨
幾墮峯下遊西楚登黃鶴樓賦詩弔古復之
京時大工乏財礦稅四出天下共患先生素
抱忠赤奏止礦稅兼陳立兵行鹽之策以助
工　上可其奏以同事者觸時宰怒閣不票

擬遂文致家揭逮諸人先生望　闕門長歎曰滿朝皆頌孺天下事可知矣即日下獄憤懣以死大錦衣周公其鞫諸逮者無罪具覆釋之侍御于公承清具疏稱先生冤謂有鴆毒之者卒不報嗟嗟古人云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宰相之過也今才如先生竟厄於時相未竟厥用以殺其身寧不令人長太息哉雖然先生童時所為詩句實先兆之矣

予嘗謂人弟患無才有才而遇者上也苟才而不遇能以筆代袞鉞寸管尺牘傳榮名于千古權亦不淺豈必遭時遇主而後垂聲異代耶近董宗伯采先生疏入　國史而李宗伯蔡奉常諸公又序先生遺集皆且亹亹矣予生也晚不及識先生幸識先生之二子君遷古度皆負雋才有父風因誦其詩讀其書想其爲人乃爲之論次其生平以托於招魂

九辯之諠爾野史氏曰吾閩之詩國初有林膳部子羽產于福清掘起草昧力追正始晉陵浦舍人不遠千里執贄學詩後以薦入京師　太祖高皇帝試龍池孤雁二詩稱　旨即日拜官冬曹二百年來先生復嗣其響詩文雖不逢主而奏賦寔多得　旨乃爲忌者所中未究其用賫志以歿眞有幸有不幸矣詩云啜其泣矣嗟何及矣嗚呼惜哉

家集成拜墓告襯文

嗚呼痛哉我父死忠去今二十有八年矣我母復喪十二年兒自爲志與父合葬又數年以宄兆弗吉水蟻交患魂體不安屢改至再乞彭廷尉公爲志至今年春三月襄事始定唯是我父生平遺草兒兄弟曩幼穉無知奉母敎珍藏篋笥隨身四方貧未能刻所有奏疏數道近年陳之董宗伯公公自京口寓書

報兒謂曾奉　旨者　起居史已收錄未奉
旨者已纂入　國史斯亦大幸矣至詩若文
則於生前父友吳長卿已爲敘刻秋征賦戢
眉篇十二文謝繹梅楊復所二公交相歎異
又自刻青瓦記皆行世多年沒後兒友尤時
純選各體爲一帙敘之復請曹能始憲長敘
陛不緇文學跋又刻行多年長卿之子千里
重刻十二文湯叔寧孝廉見而擊節批評再

爲斷檄而併行之先後爲刻雖不一而足終非全集爲之奈何兒以積勞最苦近歲疾病攫塡溝壑恨益終天故謀之兒友俞長公伯彭孝爲題疏募資倡刻全集兒始得同兒編次以類分之爲二十卷中有散逸者遍加求訪不可復得有缺疑者仍從缺之不敢妄有增損嗚呼痛哉累年於茲不克卒業每見他人刻集流傳心如刀刺慚愧欲死忍藏衣節

食陸續剞劂伯彭哀憫此情復爲成終眞一字一淚也其總序分序有求而未至者有非求而贈惠者京山李宗伯晉江蔡奉常上元俞少卿宛平米觀察長洲文太史青州李職方諸名公甬東薛下仞周農半無錫鄒公履湘潭張伯廻諸文學凡共若干首同里見社友徐唯起不遠寄傳海內諸名賢前後輓吊題墓詩新舊諸序跋及助刻諸君子姓氏一

一具載簡端印裝成書謹撰今月日同兄君
遷諸孫男詰諭諫譚詔誌賫赴墓前百拜泣
告焚化一部冀達幽覽稍慰冥靈嗚呼痛哉
兒不孝莫甚幼逢父難失學無成不能揚顯
榮贈徒此區區曷報罔極兒又慮長安紙貴
力不能多印廣傳與未刻同類我父忠魂生
氣感召一世自爲不朽兒何繼述昔司馬相
如有封禪草之求虞翻求天下一人知已于

古難事我父上書已能入史遺草復多序賞
或可無憾於古人矣嗚呼痛哉兒古度泣血
謹告

林初文詩文全集

明福清林　章　著

男　君遷　古度　編次

奏疏

鄉試疏

福建福州府福清縣舉人臣林章謹奏為敬陳末議仰裨

聖明第一務事今之議時務者南則先田賦

河道也北則重軍儲邊防也臣則謂天下事皆人爲之諸非所慮慮在科舉之法亂也何也科舉之法人所以進之途也古者進人非一途得人非一效是故桑弘羊以賈人子而擅理財之名卜式以富家見譏奮西南夷之策今法非科舉人不得進矣是何可以不慎哉夫科舉舊法主之以學官而監之以御史提之以布按而佐之兩

府縣豈其有未善哉既行之百餘年無議矣其後以監臨易主考而布按則總裁以府縣分閱卷而學官則爲具位豈其不稍變哉亦行之百餘年無議矣京考之命內臣之出則亦行於嘉靖之辛卯再行萬曆之乙酉也然曩者再舉輒罷未有議者今者一舉未幾議者紛然何也蓋自張相專而私門啓孽奸成而公選壞此所以有外

臣之疑而將內臣之信也然事起於權權去則止弊生於黨黨散則消尚何為棄舊法之簡而取新法之煩哉曩者陳登雲一疏甚詳也荊州俊一疏甚正也頃者員外鄒元標一疏甚切也臣復何言然臣謂官無內外期於自靖法無新舊期於各當懷一德以承休則外臣何異於內持二心以植黨則新法何勝於舊是故以翰林科部

視監察藩臬則外者難投而內者易投但也寬嚴之體判也以郡邑正佐視翰林科部則外者易制而內者難制何也尊卑之勢懸也夫惟易投而難制則某也以某經居某官某也以某科典某試座主可明而拜也門生可預而收也恐不啻如外臣之納交而滋患也使內臣而盡賢也則可不然壞公典壅賢路臣未知其可也夫科舉

之法校文掄才而已內臣明校文舒屈豈盡弊哉觀二百餘年之取人可知也內臣公掄才外官豈盡私哉觀兩京十三省之行事可知也且以人事君齊心也得賢報國榮名也兩京鄉試內臣主之勢何重也十三省會試內臣分之道何逸也巡按司一省何獨不得校士學官訓三塲何獨不可主試且舊法屬之外則有諸便如前二

臣之所稱者新法屬之內則有諸不便如
前三臣之所指者臣故謂罷新法則可以
去不便亦可以重內臣也餙舊法則可以
就所便亦可以重外臣也兩相重則兩相
和兩相和則兩相成羣臣矢心於薦賢而
各竭其所長一人享化於得士而無復慮
其所緩豈非治平之上策而
聖明之第一務哉臣愚不識忌諱伏惟

陛下裁斷焉天下幸甚

破倭前疏

福建福州府福清縣舉人臣林武謹奏爲

倡義兵討逆夷伏乞

聖明特賜便宜以收大捷貽久安事日本不

共關白稱亂據我朝鮮大逆

王命此於法必不赦已

陛下有獨斷諸臣有全算臣書生也何以佐

萬一哉然而亦有一便討焉臣按海上夷六十餘種大者十數國東爲日本朝鮮東南爲琉球西南爲暹羅浡泥滿刺加南爲交趾占城三佛齊眞臘爪哇日本最强暹羅等去之最遠琉球朝鮮最相近而交趾等次之今朝鮮見滅琉球亦失其六州而致貢是琉球有午後之恥交趾有蠶食之懼而三國於朝鮮均有兔死之悲也且交

趾之王爲臣鄉人臣鄉之人半其國臣族
林芳聲曾追臣兄林鳳於東潽過之再次
交甚善琉球事我特護臣友歐建彬曾護
其漂舟者二百三十人驗其非盜盡歸之
不殺恩甚厚臣之鄉業市夷旋輸軍餉約
之舟百艘一當十兵百萬一當百而長技
之精絕無雙也頃以關白故禁之無生怨
甚深臣謂欲攻呂本則此二臣萬人與彼

兩國者皆天假也且日本有三可攻六十六島散處無統今其銳者多在朝鮮一也夷性輕窕貪詐無親關白簒弑淫虐多怨二也遼左之師曠日相持彼謂我怯不備遠涉三也且寇利東南風而我利西北今此天道不利於寇故其在日本者不能來而其在朝鮮者亦未敢動吾若乘此時發兵可以七晝夜達諸島迨春盡風轉時寇

欲空巢而出我已築京觀而還奏此又天贊不可失也請　下千金之令令此市夷者萬人分爲三軍臣以一軍直入日本之西海諸國令人定腹心勞聲以一軍徑襲趾建彬以一軍徑琉球馳西道之檄檄兩國令各出一軍備犄角若逆酋悔禍撮傈東偏則臣等以一軍軍其七島遮其首以一軍軍其壹岐伺其尾而以三軍入五畿

夷其師亂之可一鼓而生擒關白若其眷戀朝鮮睥睨遼陽則諸將張六師於鴨綠搤其前臣等合五軍出對馬襲其後擊之可再鼓而梟僧玄蘇且臣聞之關白假夷號玄蘇等變華名此亡命雍而遠人之道陽也若以我

一人之訓諸將之力日本就平朝鮮告復則臣等撫諸夷通其貢盡召諸島中之逋逃

以歸使威命㡾日出珍物羅海濱又不待一再鼓可以編黑齒而勒璧丘臣謂此役也平日本復朝鮮通遠人招亡命四利也乘此風便因天授二將作五軍因人攻其三可攻因敵三因也因敵不敵因人不費因天不忌因三得四臣所謂便計者然寔燭照而數計之非揣說也忠不避險智不失時今此時可數矣惟

陛下信必然之畫奮不測之斷破格以待三
臣而假臣便宜從中叅贊之多給臣劄令
臣等戴星而行臣不佞敢持左券以復前
籌建彬由會試武舉為水寨把總數年倭
不敢犯考上上今以官其鄉不便聽調於
部芳聲由武舉為水寨協總數年倭屢
有功今以把總練兵於天津二臣皆知兵
能水戰海上諸夷聞之其忠義同智勇同

其人馬伏波之流也新送將材汪信志向司水哨習舟師兩科武舉吳天漢知倭善水陸之陣布衣黃時耀有俠氣武技絕倫南兵中軍虞忠弼從軍南北大有戰功冠帶官王鐵精兵禽能伺𫉬將練兵千總萬未夫有心謀舌辯可使間敷臣前部之選也臣觀東西多故諸人宜力而自惟區區究辰輿譚韜畧乃以不才在下無所効故

願與諸臣滅此而朝食巳下臣冒昧干觸

至尊忠憤所激不知罪極

萬曆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

上奏

聖旨兵部知道

看得舉人林章所奏事情重大合無將本

内員名回咨到彼處巡撫衙門從長計議

施行

破倭後疏

福建福州府福清縣舉人臣林章謹奏爲

特舉破倭全策以應

明詔以紓

聖懷以震華夏之氣奠

宗社之靈事臣伏念

陛下爲一倭勞心焦思求異才　詔至再四

下然而六七年喪師隕帥糜餉不貲且禍

及二三臣甚烈何哉舉非萬全也臣不才
無以應 詔然而願爲
陛下畫一全策不仰公帑而有餘餉不動官
軍而有餘兵加以良將可一舉成功獨乞
陛下一令使臣等奉以奔走已臣請爲
陛下極言之蓋今之議倭者或攻釜山或守
平壤或棄朝鮮退保鴨綠臣謂朝鮮爲吾
屬久業爲之疲耗至此而又棄之此養寇

遺羞不可使聞於四夷也攻釜山則倭穴已固我師忌深守平壤則倭轍益進我師懼薄蓋棄之不順救之無成非一大奮不可而議者又患無兵與餉臣謂兵餉易處將難求何也自昔名將必出於儒故太公六韜首文孫子十三篇先道有如衛霍雖不讀書亦賴名士之力若夫文臣不武武臣不文操一短而欲收兩長不亦難乎進

士郭佳鎮冀述知縣劉元功才比董賈識過頗牧一委質便慨然有許國之心舉人陳王道爲學探本源談兵述仁義未出山林已隱然有任天下之志所謂天下士者試以爲將臣見尹吉甫登壇而御㲄退舍矣今劉元功以屯練遼東行郭佳鎮冀述能得燕趙之豪數萬衆陳王道能得吳楚之儁數萬衆而臣能得閩越之壯士數萬

衆戰船數百艘又能合羣策得重餉至千數萬兩蓋餉多而易兵多而精將不多而良事無便於此者若使朝鮮諸將收合舊卒保王京半壁斂鋒養銳且勿輕動俟臣等之策既舉然後以北兵作兩枝由陸扼其前以南兵作兩枝由水襲其後而以王京之衆從中橫擊之三分四出一正二奇可使擒闗白如擭兎驅淸正行長如笞羊

也法曰先人奪人即此義聲四起九夷八
蠻且落膽何有於此奴乎是爲全策臣聞
之全國者制敵之情全軍者制敵之形今
寇之形情盡見矣諸臣復不爲一大奮而
更使數萬良家子盡委異域以有限金錢
塡無底之谷也豈所以謀國哉臣有以知
諸臣之必不忍矣且自救朝鮮以來請兵
可請餉可請增兵增餉亦可

陛下之恩及屬國如天而其聽言也如流水

今諸臣不無負

陛下矣復不為一大奮而猶欲倖功蔽罪忌

人諱言勤　九重宵旰之憂貽千載不雪

之辱也豈所以愛

君哉臣有以知諸臣之必不敢矣昔子產論

晉楚兵事其父戒之曰國有大政而有正

卿童子言焉將為僇矣臣一介敢干斧鉞

然知天厭夷氛而啓諸臣之衷諸臣必有
更說且感此二三同志皆抵掌攘臂忼然
有敵愾之義也是以冒昧僭爲
陛下誦之願
陛下少加意臣言臣自壬辰之冬一聞關白
之亂欲倡義兵伐諸海上疏　上下兵部
咨臣之本省巡撫議其事尋以請和請戰
相繼而沮今臣之疏尚在又曾有上宰相

與司馬二臣書人多見之皆先事之談熟有著驗若又不用臣策則今日之覆轍豈非他日之明鑒哉臣又有以知諸臣之必不可悔矣臣聞之屠郅支斬樓蘭雖甚奇事固人爲之且自昔中興之主必有東征西討之師若高宗之於鬼方宣王之於玁狁蠻荊何赫赫耶卽諸夷之畏唐亦猶匈奴之畏漢豈以堂堂我　明爲一帶方酋

所窘幾成弱宋之狀如此願

陛下轟然　勑諸臣圖之臣等願爲

陛下破此賊宣威絶域所有領兵官張懋忠

陳伯㦤歐建彬林芳聲程鵬起張嘉策陳

道徵吳長卿王芬王泰亨金城林茲卿汪

千頃林起程太鉉石松李呈芬王宗聖丘

憲章胡思安章檯朱國用等所當用諸武

臣皆忠勇有文臣不敢槩舉當再列職名

上請所有督兵督餉官見任外所當加用

諸文臣皆方面風憲臣不敢僭舉當再會

公議　上請謹以所議兵餉便宜條開於

後伏候

聖裁臣不勝惶恐顒望之至

一天下屯田幾五十萬頃軍苦貧而賣民

喜賤而買法不得為買賣而托之兑於是

屬之貴家與富室者十七其價皆折三之

二且滅民兌之軍協而取之甚者鄉官乞
而奪之又甚者併其田而匿之此大弊也
請槩查之凡兌田者免其罪計其田價令
還之凡奪田者治其罪追其子粒凡匿田
者治其罪追其子粒與租皆計其田令納
之各處田有高下納價者每畝多至三兩
少至五錢足價者每畝多至一兩少至三
錢凡屯丁能兌兵者還以所兌原田凡軍

民能首田與自首者給以冠帶劄付千畝以衛鎮撫五百畝以所鎮撫百畝以總旗願從征者聽有功者以實級陞凡州縣官能查田與完田價者加陞之凡諸人互相欺隱者以抗

旨論如是存籍於軍不失屯田之舊索賦於民又得軍需之實此大便也各省臣所示詳然以臣本省推之大抵相同今從其勢

查其五分之一約作田一十萬頃以其價不同每畝均作一兩約可得銀一千萬兩一天下寺田不下數十萬頃或　欽賜或施捨遊民之徒往往托爲僧而坐食之僧貧則占之勢要寺廢則沒之豪奸此孰非官物而可令竊據耶請槩查之凡寺與田並存者丈其田計僧給之每人二十畝餘者官賣之凡僧貧而田被占者治占田者

罪追其子粒以其田還給僧餘者賣之凡

寺廢而田被沒者沾沒田者罪追其子粒

與租以其田還入官賣之各處田有高下

每畝多至三兩少至五錢凡僧能充兵凡

軍民能首田與自首者皆賞之如屯田例

凡州縣官能查田與完田價者加陞之亦

如屯田例凡諸人互相欺隱者亦以抗

旨論如是僧不苦賠糧田不患漏稅亦大便

也各省臣所未詳然以臣本省推之大抵
亦同今從其少查其三分之一約作田一
十萬頃以其價不同每畝均作一兩約可
得銀一千萬兩
一臣本縣東海中有二山曰海壇曰南日
田與園各數千頃昔稱沃壤　國初徙其
民遂禁其地嘉靖初許墾海壇以其稅助
餉數十年利之甚便南日之山舊有魚課

米三百六十石皆其本鄉民輸之然其田與園未墾也萬曆初許如海壇例墾以助餉官爲査志書正疆界而丈量之令鄉民林萩陳于正等受而耕之幾成阡陌矣而隣府莆田縣民與本山近者起而爭之一二鄉官又坐而占之至使操兵與訟尋開尋止美利無成甚爲可惜頃本省巡按題請復行臣謂世豪之家無法武斷之夫無

刑請以縣正官奉
旨立石其上示之田一畝令納價五錢園三
錢三年後徵其稅如海壇例凡軍民能率
衆納價者賞之本縣官能查田與園完其
價者加陞之亦如屯田例非本縣民爭者
亦以抗
旨論若以兵餉有餘請於二山置三衛即以
所納田價創城池造戰船官以本鄉人兵

以本山農倣古世官井田之法令之自相
保守罷防海之官與兵歲可省餉數千兩
此不亦千萬年之計乎二山大抵相同今
從其少查其二分之一約作田園五千頃
以其價不同每畝均作四錢約可得銀二
十萬兩　以上臣章所議伏乞

聖裁

一各省直衛所約千軍其中必有缺伍者

多二百少一百又少五十若槩查之令報實數以缺伍者每月所存八斗之米貯於官而收其屯田之租多者十石以上少者五石而止除已往不究外如有仍前隱匿首破者官吏革職軍民能首者賞銀二十兩伍缺本軍能自首者即免其軍約可得銀五六十萬兩

一官鹽行各地方每年自有額數然始則

價平終則價貴而民苦之者鹽不足故也
若於一引七百觔外加鹽一百觔取其稅
銀二錢則鹽足民用且多通商本約可得
銀四十萬兩
一舉監儒生吏員間革者可許贖復以其
罪之輕重爲納銀之多寡舉人重者二千
兩輕一千兩監生儒士重者四百兩輕三
百兩廩膳生員重者三百兩輕一百兩增

廣附學重者一百兩輕五十兩吏員以所
犯照其行頭年數各若干兩夫以重得遇
恩詔猶得赦奈何獲覔等誆騙之罪而錮其
終身也約可得銀二三十萬兩
一新舊姦罪軍徒亦可許贖如子孫軍開
伍過五代者贖銀百兩四代者二百兩三
代者三百兩二代者四百兩一代者五百
兩終身軍到衛未到衛者百兩徒罪以有

力稍有力照年數遞減之令貧者易贖如
重犯除逆倫不道殺人多者不許贖餘並
許之重二千兩輕者一千兩又輕五百兩
其年久及情可矜疑者量減之葢其中不
無冤民此寧失不經之意也約計得銀一
二百萬兩

一查萬曆十七八年因旱將南京三糧俱
改折色於民甚便今南直浙江湖廣江西

俱大水燕趙及河南北俱大歉若從前例
以二糧改折色以其所省者助餉尤兩便
者計兌糧正米一石例折銀五錢交官外
原所加耗米該折銀二錢其所省耗米脚
價行月糧各項銀每石二錢八分共四錢
八分此則折省多者徵其三錢餘以予之
民可也南糧正米一石例折銀四錢交官
外原上倉耗米一斗折銀四分併所省脚

行脚價罪贖各項銀每石三分共七分此則折省少者盡徵之可也約可得銀一百五六十萬兩

一原行稅契每價銀一兩舊例徵三分浙例加三分以舊例計之小縣約五百兩大縣約五千兩總計之每縣以千兩為率約可百萬兩加之新例三分又可百萬兩然每遇大造稅冊止報三分之一吏胥侵匿

之弊無可查者若令督撫憲臣以印鈐小
票作契尾每州縣給以若干張散各買主
官以長單填註某人買某田若干價若干
該稅銀若干以單與所給契尾合而印鈐
之而解長單於憲臣契尾少則再請多則
繳還即用過契尾若干可知稅銀若干闔
令風力官一員行州縣取民間原契查之
無契尾者罪之民能首侵匿者以所首之

銀貲之費[illegible]能首者以所費之冊還之而

官吏則酬[illegible]敘此可以備實數十之七八

矣約可得銀二百餘萬兩以上㕍係舉人

陳王道所議伏乞

聖裁

臣謹按春秋大義予尊王攘夷而譏稅畝

用田賦訓戒甚明經生皆能談之今為一

倭至使主兵者議和議守主餉者議加賦

加稅甚非得已也臣謂兵家之法弱則和敵則守強則戰蕞爾朝鮮所以苟延數載不一折而盡入於倭者和與守非無力也然不戰無功故臣等欲大舉兵餉征之然亦豈敢以重困天下哉或取以法如屯田寺田軍伍稅契之類是也或取以恩如海田商鹽折糧之類是也或取以權如贖名贖罪之類是也由臣之說得罪於士大夫

則有之要之不病國不病民可以濟賦稅
而救和守之窮且無得罪於春秋
陛下試問諸臣朝鮮可棄乎淸正行長可却
乎別有策可破倭乎如不可則用臣之言
矣夫義士不愛力以報主忠臣不諱言以
誤國能爲而不爲者欺不能爲而不欲人
爲者忌皆無臣禮者也臣不自度既論倭
事所有兵餉當以　上請據臣等所議少

不下二千萬兩即東征一二年用之有餘然而最要理之得人也伏惟
聖裁
萬曆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上奏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九月初五日下
尹都護論閱視團練南北兵疏　代
臣誠不才然少負膂力好武藝臣父某屬
宣大兵備時臣得從晨昏因而知虜情於

是棄舉業出武科備員偏裨故總制胡某
巡撫李某治倭江南時臣得從左右因而
剿倭狀
肅皇帝不以臣爲有罪寵賚至於再四臣得
歷事
先帝迨事我
皇上若干年且老
皇上不以臣爲有罪臣得以總兵乞骸骨歸

田里若干年幸來歲頃因西虜反側
皇上不以臣爲衰朽廢棄從言官請謬起臣
待罪前軍府頃因倭奴窺伺又從言官請
特命臣閱視團練南北兵臣自惟父子受
三朝厚恩未有一寸報令臣幸存七尺之軀
未忘千里之志辭命不待安所逃罪臣愚
不明於天人之際然竊觀邇來災異頻仍
倭虜開發寧夏叛卒又爲中梗豈非天心

動我
皇上欲大啓神武之畧哉然而臣之任艱甚
矣何者時不同也向者倭寇東南初不過
數百人既而漸衆不過萬人且橫行莫當
荼毒無數至糜財衂師竭諸臣心力若干
年乃克平之今關白蓄志已久亂形已明
攻朝鮮脇我貧國屯鴨綠震我藩境船至
五百餘艘兵至十萬餘衆而我未有一日

之備一方之守衛軍懼不可用而求之兵
北兵懼不可用而求之南兵懼不敢多
用而僅僅求數千如是而臣之懼滋甚矣
何者勢不然也古者用兵雖良將動稱百
萬今以臣之不佞欲以數千新募之卒當
此十萬方張之寇且身在境外事從中覆
又不得一二老成之臣與之同事成敗利
鈍臣誠不敢逆睹也夫兵者百世不一用

然而不可一日忘也自倭滅虜款以來當事者倖無虞故今日議減兵明日議損食轉相效勸務爲省齋豈非愛國之至哉然而積弱之勢成矣夫强弩之末不穿魯縞土崩之漸必至陵遲寧夏之事方在擾攘當此外侮而又不爲一大警此殆坐觀非至計也抑又有甚焉將欲省官也兵固當聽臣恐今日之官人不樂受而議者爭稱之矣

而難與臣恐今日之兵勢不易集而議者恐集久而難散臣恐今日之財有而無用而議者恐用耗而難生何相左也夫　國家之所以敵愾者兵所以強兵者食所以奔走豪傑而得其效力者官人不愛效爲國家求官與食我何爲反靳之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後雖悔之其將及乎臣知
皇上有神謨諸臣有勝算臣愚妄敢妄揣得

失然而責在臣臣安敢默默然避斧鉞之誅
貽夷狄之笑也所有四事臣敢冒死以
請一將領臣以下必有參將遊擊中軍千
百總之屬須得諳夷情習戰陣臣所素信
者無論原任見任名色布衣許臣破格拔
一二人令各舉其所知意者羣策可畢舉
也一兵士臣以爲倭强且衆非得南兵數
萬人制之不可臣當自擇中軍中軍擇千

總千總擇百總百總擇隊總隊總擇兵一隊總擇兵十人兵可精且易得兵不當罪隊總隊總不當罪百總百總第而上至中軍不當罪且及臣臣敢不憤然兵又須求之本地方則有宗族鄉里相保結父毋妻子相顧戀可使共致死不可使獨逃亡若夫率率於此近處求之非遊惰則孱弱烏合之輩急則散矣徒糜廩餉安所用之一同

事今前臣文武爾列員不乏人然而臣所
深知者則有原任尚書吳兌可使協戎政
原任評事趙任可使爲兵備駐登萊之間
原任巡撫今見監刑部李材可使置臣軍
中爲謀主蓋吳兌威名著於南北軍士所
素服者趙任負意氣喜韜畧壯年罷官人
共惜之以此二臣分置中外戮力相應臣
所大幸李材之罪有無臣不敢與聞然臣

鄉與其父李璲共事治倭時材爲衆人師以知兵名璲之功材有力焉是平倭之畧材所發縱蹤然乃以猾苗獲罪臣所未曉也今其年力未衰如越益深臣願得之以決軍謀敎戰

皇上信賞必罰材亦未敢說人以無罪然方今多事其才甚少冀

皇上明使過之道而材荷更生之恩萬一不

效臣且受逋蟄之誅林復安所逃刑臣故
冒昧敢為請之[illegible]為國家亦自為也惟
皇上察焉臣尤大幸二掣制為將而不得專
制閫外雖有管樂之才不能成功而況臣
乎臣既被　特命敢不竭力請得以便宜
從事凡用人募兵一切軍政但得一文臣
知兵者稽臣之動靜紀臣之功過而已餘
無牽制焉如是而有不效臣死無辭也凡

此四事臣所至急倘得徼

皇上之寵靈假諸臣之訓制使臣得展布四體鼓舞三軍倭雖强非所患也臣不勝戰栗待罪之至

薦舉人陳王道疏代

臣不佞蒞閩人臣徵非常之遇必圖非常之報定非常之功必求非常之人臣幸際

聖明謬叨　寵眷私心過計竊謂今日之事

莫急於倭惟得一二奇才策士佐定安攘

庶可稱報萬一請為

陛下陳之夫倭雖小而實狡其病雖在朝鮮

而實在中國吾為之萬里徵兵千里餽糧

使二三將帥十萬師徒越險阻而冒鋒鏑

雖經畧贊畫不為無人然而調遣不齊挽

輸莫繼竭帑藏不可重賦稅不可而孤軍

深入未卻還期時勢至此誠亦難之傳曰

敝無小倭一日不退則中國一日不得寧此臣與當事諸人所搤腕而寒心者臣以是竊訪天下士有日矣謹按湖廣黃州府廣濟縣舉人陳王道韜光山林研精理學沈思積力垂三十年慨然有任天下之志而莫不聞之者臣始延之再三乃得見既而叩之再四乃得知其實蓋與之談性命則明若析毫論時務則沛若遊刃莫不纚

纚然可聽可行至與之語及於倭則所謂兵食戰守一切事宜又其胸中所素定若奕秋料棋着着可必勝者葢謂不煩官兵一呼可百餘萬衆不費公廩一索可百餘萬金有事則以佐軍無事則以充府庫行之歲歲而不窮者此其策甚奇且便臣之智慮所不能及者天下士如此未可多得也學宗孔孟才比伊周殆所謂非常之人

耶臣願

陛下亦以非常之典待之請如

先廟聘處士吳與弼舉人陳獻章事例授以

清秩假以重權任其薦引試其展布與東

征諸臣相爲倚援則倭不足滅即中國萬

世長城且賴之矣臣非敢邀非常功以稱

非常之報亦幸藉是舒

聖懷塞官曠然後乞骸骨而歸田里與耕夫

釣叟歌頌太平臣之願也亦分也法曰得

一良將如得勝兵十萬人臣得其人不敢

不舉伏惟

陛下加意焉天下幸甚臣幸甚

比例捐資助工　奏停礦稅疏

福建福州府福清縣舉人臣林章等謹奏

爲比新例捐資以助　大工復舊規行鹽

以供

御用事臣與練兵把總徐希昌生員關鑰監生郭三才儒士杜光弼等伏覩我
皇上殿工未成帑藏不給乃傾中使四出採礦抽稅言官諫止謫罰紛紛臣等願比中書余廷吉通判孫臣事例捐銀壹萬貳千兩少助一時之費更有行鹽一項每歲可進銀一十一萬兩以供
御用比諸採礦抽稅其事尤便伏乞

俞允慨然行之先將臣等願捐銀兩　勅令
監收停止礦稅俾臣等得效愚忠少補萬
一蓋鹽法之弊臣等頗知大者不敢言言
其小者淮南之鹽每年八單行六十八萬
引該課銀六十萬兩向因江西之袁臨吉
贛南安湖廣之長寶永辰等府路遠而險
商人不往又因嘉靖間討廣寇餉少暫借
此數府以行閩廣之鹽助之因循不復而

淮鹽遂虧二單歲運十七萬引借補課銀十一萬爾近者御史徐與恭兩次題復而不行如故臣等願比溧水等縣場鹽事例買鹽於此數府行之然南京有天寧洲黃天蕩二處乃强盜與鹽徒出入之所官民常遭劫殺商鹽多被混沒向者曾光之亂實起於此近者陳忠等劫一主事擄其女劉真等害一監生沒其官鹽十萬引數為

大患莫能除者臣願養兵五千人列營於
此二處守之由臣之策則鹽盜可除商本
可保十一萬課銀可得以供
御用歲歲無虞矣蓋不行此鹽則此課難生
不立此兵則此鹽難行故養兵行鹽乃理
財一長策也較之採礦抽稅有名無害言
官之言可息天下之民心可安兵立而盜
弭莫此爲便且鹽法歸諸鹽院兵專屬諸

操院兵餉取諸鹽息而監收課務即在各

官最明最簡又無違礙伏乞　特勅舉行

臣等不勝惶懼瞻望之至

萬曆己亥年正月二十二日

上奏

聖旨

下閣票擬閣臣沈一貫迎合稅監密揭中

阻逮下　詔獄而卒御史于永清疏劾之

貫內云自有礦稅以來言官諫止俱蒙責
罰獨舉人林章等疏
皇上既發閣票行閣臣沈一貫何故不票又
何故揭阻而章未奉 旨逮獄又未經一
審未受一刑如何即日身死則爲一貫之
鴆毒可知矣伏乞 勅下刑部究問云云